

## 人间四月天

□赵丹丹

四月是南京最好的时候,雨季未至,先前哗啦啦卷地而起能把风筝吹上天的呼啸野蛮的风已经被清明的雨牵制住。白昼里,阳光和煦并不炙烈,路边的法国梧桐已经嫩绿吐芽,将城市掩映在一片新绿之中,年轻的姑娘已经换上了轻薄的春衫,柔软的凤将她们可爱额头的发往肩膀后轻轻抚弄,城市在恍惚间具备了一种生机勃勃而迷蒙的质感,一切在寂静中缓缓升腾。

接连几年的四月,我都没有仔细去感受,只是觉得匆匆又匆匆。兴许是今年因为摔了一跤,醒来了后头痛欲裂,担心自己脑震荡或摔成植物人,所以醒来的每一天都觉得是美好的。起初从医院回来的日子,我坐在沙发上望着窗外的天空从一点点墨蓝变成透亮的浅蓝,似乎心里的担心也被缓缓抚平了一些。身体好一些的时候会下楼,到小区里看看各种披上新绿的植物,南京

的阳光很大方,草木竭力生发,稍不留心,似乎一夜之间就长了一天一地,我的眼都看不过来。

南京本地人喜欢吃春天新上市的野菜,从马兰头到芦蒿到香椿,他们不断变化着花样去吃。马兰头可以清炒,芦蒿可以炒香干,香椿头涨鸡蛋,总有一款能笼络住你的嘴巴。此外,清明过后,新上市的韭菜就着螺蛳一顿爆炒,鲜香味全部出来了,狠狠地嚼上一口,那么春天真的就到了眼前。当然,吃得不仅仅是那个味,而是时地相宜的一份情趣。

四月里物种丰富,但是往菜场跑一圈未必能斩获心中的美味,除非你亲自跑去乡间,到田间去,到沟渠边去,这样你才能拥抱住完整的四月。清明过后,你还得去河边走一走看一看,为什么?因为四月是鲫鱼繁殖的时节,带上一根钓竿或者一个渔网,你会捞起湿淋淋活蹦乱跳的鲫鱼。这些鲫鱼大部分肚子里塞满了鱼卵,鱼卵富含高蛋白,最适合老幼合享,比药房里的保健

品都来得健康,况且它是那么美味!

四月,樱花已经谢了,海棠琳琅满目地挂在了枝头,装点着四月的繁茂。与之相匹配的是水果店的老板从削甘蔗转换到切菠萝,我有时候也会应时地跑去买一个菠萝切成块泡在盐水里吃,这样做仿佛我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南京人了,优哉游哉地享用这四月的和煦和温柔。

当然,我也爱大风起的春天和说变就变的雨季。南京的雨大部分是野蛮的,裹挟着从紫金山丛林间冲撞出来的一股子野气,好在春天的雨在气温忽上忽下的跳跃起伏间失去了持久力,只需稍许忍耐一番也就过去了。最近几日,这春光尤为缱绻,隔壁小区的紫藤都已经紫莹莹一片了,海棠树下落了一地粉色花瓣。自家阳台上的那盆长寿花轰轰烈烈开满了一盆,直接晃进我的眼。在南京的四月,享用这种高密度的花季是平常事。

在最后,我不打算抒情,我只想,南京的春天并不短呢!

### 微观



### 善良

张景强

每每路过公交车站或地铁口,见到那些为了生存乞讨的人,我都会轻轻放下几枚硬币。

有一晚从中央商场出来,遇见几个乞讨的,摸摸口袋,没有零钱。过地下通道,有吹笛子的,有用苇秆编花卖手艺的,还有一个高位截肢者。摸了口袋,依然没有硬币,但翻出了一张揉皱了的伍元纸币。在吹笛者眼前晃了晃,放下,然后从他面前的钱筐里捡了两枚硬币,分别给了编花者与截肢者。走了几米远,同行者才暗暗地对我竖起了拇指。有句话说得好:善良是挂在心底的一轮澄澈的明月,它照亮的是一个人精神的天空。

### 躺在绿叶上的城市

徐学平

女儿在少儿绘画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一进家门,她就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给我欣赏。我讶然于孩子那精巧的构思:一张硕大的绿叶占据了整个画面,而我们的城市正静静地躺在绿叶之上。天是蓝的,水是绿的,鳞次栉比的楼宇,宽敞整洁的街道,清澈的小河流淌着欢乐的音符,屋顶花园散发着迷人的芬芳……旁边还有女儿的落款:“躺在绿叶上的城市”。

一座躺在绿叶上的城市,不该只涂鸦在纸上的,而是我们应该留给未来一代实实在在的生活家园。

### 饮茶

鲍安顺

记忆里饮茶的最高享受,是早晨起来时,母亲泡一杯家乡谷雨尖,将几种吃早茶的早点摆放桌上,有花生米、油条、臭干子,还有老家的糖醋白姜。如今想起,仍然馋涎欲滴,舌尖情不自禁润出了口水。油条脆爽,花生米香润细腻,伴着臭干子那种浓鲜香美,再佐以糖醋白姜的鲜甜细嫩,几种食物在一起百吃不厌,边喝边吃的口感融为一体。

### 鸟窝

李波

公园湖心有个孤岛,长约80米,宽约6米。岛上林木繁茂,鸟儿繁多,树上满是鸟窝,有棵树上居然有10只鸟窝之多。放眼四望,周围树木众多,竟未见到一只鸟窝。可能鸟儿们经过审慎评估,认为在这孤岛上,自己不会成为顽童弹弓下的冤魂、吃货餐桌上的美味,就把这儿视为生活的乐园、繁衍后代的基地。偌大一个城市,居然将人类的朋友压缩在这座孤岛上,不知是鸟儿的悲哀,还是人类的悲哀。

## 母亲的厨艺

□杨力

许多人总喜欢夸奖自己母亲的厨艺如何了得,我母亲做菜的手艺却不敢恭维。

平日里,母亲最喜欢独创菜谱,摘田边的折耳根或掐地头的苔尖,素炒或凉拌,还有山上的地木耳,拿回来洗净煮汤。这些今人捧为时令佳肴的小菜在那个年代向来被人嗤之以鼻,吃不上肉让人“癯肠寡肚”,哪还有心思赞美野菜。

但儿时的我们特别纯朴,对生活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吃不上油荤心头也就认了。记得那时有道菜叫凉拌野鸡红,因为有个“鸡”字,让人浮想联翩,其实盛到碗里,才知道就是粉条、红萝卜、芹菜三者合一的雅称。但幻想总是美好的,吃到嘴里细细品咂,似乎也出品出鸡肉的香味。

如今,母亲老了,她希望儿女们回家团聚,也盼着孙儿孙女芝兰绕膝,所以尽管身子骨不如以前利索,节假礼拜仍然坚持上街买菜,再亲手做成一道一道她自认不错的家宴。全家人都很认真,品着母亲的手艺,一家老小都说好。母亲很满足,反复叮嘱要吃饱,谁要动作迟缓,母亲干脆就把菜夹到他碗里。

这样团聚的日子每月、每周都在重复,面对母亲忙碌的身影,晚辈们渐渐有了“夺权”的意思。母亲老了,应该习惯儿女们的孝敬,可母亲捶着老寒腿说:不行,几天不见你们,不给你们做好吃的,不踏实,也不习惯。

所谓“夺权”,除了疼惜母亲,其实也有嫌弃母亲厨艺的意思。几十年不变的味道,让嘴巴越来越挑剔的孩子们失去了耐心,违心的赞美完全出自本能。唯有母亲一人,始终沉浸在历史车轮积攒下来的习惯里,用她的风格释放母爱。

好在这个道理,渐渐被她的儿孙们懂得。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没有特别的调料,没有精致的食材,渐渐养成了母亲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的煮食习惯。用微薄的收入能拉扯大几个子女已然不易,也是母亲一辈子的骄傲。至于厨艺,在母亲奉献一生的大爱面前,已是无足轻重的东西。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41号



《在高原上》(秘鲁)布拉斯

## 燕来燕往

□黎武静

小外甥的语文作业:写与“燕”有关的诗词。我空想一瞬,只想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再想,才想起“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还记得第一次读到时,全然不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十个字有何妙处,多时以后,偶然读起,画面清晰地浮出了脑海,一瞬间觉得妙极。那种淡淡的、惘惘的神伤,刹那分明。

在童年的书本上学会一个常识:燕子低飞,便预示着雨的来临。自此,每每看到燕子低飞时,便莫名地带着一点期待的心情,夹着童年独有的好奇心,孩童眼里的世界,都是这般有趣,比如,燕子一个低飞的瞬间。父亲却在餐桌上讲起他的童年,有一回看燕子低飞了一个星期,雨都没有下一滴。

## 女司机

□柏滨丰

打车,来了个女司机,又黑又壮。开了一会儿,她一脸不好意思地说,“我不太认识,等我打个电话问问我老公。”

“不用打了,我知道的。”我忙细细指点。她总算找着了方向,显得轻松了很多,慢慢打开了话匣子。她说这车是家里买下的,跟出租车公司签了协议,每月交份子钱。原本是老公在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平日不敢多喝水,又经常憋尿的职业习惯,老公今年年初查出尿毒症。

以前经济状况还算凑合,但现在陷入了困境:老公看病每月要花费四五千元;出租车公司每月要交份子钱;老家才盖的房子,外面欠着十几万元的债。家里还有两个男孩:大的

他讲得我笑开了怀,不知为何笑点这么低,直至今时,路边看了燕子低飞,想起数十年前的那个少年,看燕等雨,都会莞尔。

父亲在我幼年时,教我书法。一个随心所欲地教,一个粗心大意地学,其他皆忘却,唯有“蚕头燕尾”四字,历历于心。父亲执一支毛笔,耐心示范何谓蚕头燕尾,一起一收间,尽皆了然。起笔如蚕,落笔如燕,多么形象生动的一个笔触。

燕来燕往,都成往事。《红楼梦》里,黛玉的葬花词中有:“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此燕非彼燕,这葬花词“似讷成真”,句句皆有所指,燕指何事,终成渺茫。半壁红楼,如梦如幻,结局早已铺垫于前,究竟如何,却不可知。读来读去,浅浅牵挂。

燕子在这个城市里是个稀客,偶尔驾临,便是贵客。看到了,便格外欢喜。春天的微风里,悠然展翅。飞翔的姿势最美,不留痕迹地划过天空。

在老家上初中,二儿子在尧化门附近上小学。老公一开始接受不了现实,一度想自杀。她也整天以泪洗面。好在过了一段时间,老公总算想通了:两个孩子不能没有父亲,通过透析也能活上二三十年,人在就有希望。又有医保报销部分医药费,不至于绝境。

她开始替老公开车,白班晚班连轴转。才开几个月,一些路段不熟悉,每每摸不清,就打电话给他丈夫求助。老公在家自助透析,4个小时一次,心疼她太辛苦,非要坚持白天透析间隙换开两个小时。

“开几年,把债还了,再存点钱,回老家做个小买卖,供两个儿子上学。”她抿抿嘴。

我默默地倾听着她的哭诉,算是一种无声的安慰。人世间的荣华富贵,都晒在朋友圈。人世间的艰难困苦,都藏在内心深处。打不开,也许只在刹那间。